



似水流年  
2024 启

人來人往

特定時空的交錯，只有一次。  
人來人往的生命里，哪怕是擦肩而過，也只有一次。



公众号二维码

MSSSUG 《似水流年》  
2023-2024 届编委会  
感谢您一直以来的支持!

如有任何问题, 请致邮:  
主编 张雨凝  
yuningzhang8@163.com

# 目 錄

## 封面故事

关于世界是个圆 .....	5
火与坟 .....	8

## 文苑

交换   美国签证 tips .....	13
围城百日 .....	15
梦里燕，归故乡（上） .....	19
橘生淮南 .....	24
关于存在主义与虚无主义的辩论及其延伸	25
满江红·巴以 .....	27
零号作品（下） .....	28

## 摄影

一等奖 《有点甜》 .....	33
二等奖 .....	34
三等奖 .....	35
四等奖 .....	36



# 封面故事

似水流年

# 关于世界 是个圆

文 / 刘美骐

\*\*\*

她小时候最喜欢的作家写了她最喜欢的一句话，她说爱的反面不是恨，而是漠然。

她把这句话将给她的朋友们听，讲给那些走进了她生命里的人听，但愿后来他们离开的时候也还记得这句话，也许有一天也能讲给他们遇到的人听，不知不觉间，大家就都会明白——分别是一个持续性的过程。

而她，不是一个可以主动道别的人…那这句话，就让别人来说吧。

很多代人穷极他们的一生，才明白世界不是方的。

原来我们生活在一个球上。

世界是个圆，所以之后有了“环游世界”的说法——人们游历世界一周，带着一路的收获与见闻，最终回到出发的地方。那天她和以往一样驻足在窗边，没来由地想到了这句话。

但她没想能想到，世界并不是一个圆——这是她很多年之后才明白的事情。

或者说，即使空间上无可厚非，但时间上并不是，“环游世界”归来，原点的一切已经变了，那还能称之为原点么？她不知道。

原来特定时空里的交错，只有一次。

人来人往的生命里，哪怕是擦肩而过，也只有一次。

她觉得她这辈子不可能去环游世界，这是一场主动的道别。时间不是个圆，你知道哪怕之后再回到同一个地方，现在看到的一切也都不在了。她知道，如果是这辈子不会再见的东西，她是没有办法走开的，一定会不舍得。

又一次在窗边这么想的时候，她觉得自己忽然老了十岁。

## （一）树与巷

大概在七年前，她回忆起那棵树的时候，千真万确地觉得是一棵槐树——一个六百多岁的院落，当然配得上一棵槐树，陪着树下玩耍的孩子一起长大，陪着红墙灰瓦一起变老，是一个很美的故事。今天再想起来，才发觉她从未知道那棵树的品种，她把记忆里它的样子和图鉴一个个对比，却觉得哪个都不像——但它一定不是一棵槐树。一串串繁星一样的槐花从未盛开，他只是绿得繁复，枯得冗长，只有秋天的时候，才称得上绚烂。

也许这只是一棵普通的树，随机地出现在一个很老的地方，树死了，可亭台楼阁的命数未尽，于是又会有新的一棵树被种在原来的位置。

可是在她心里，她宁愿永远相信那就是一棵槐树，她在树下坐过的那些下午，那些对于它们几百年的生命而言只是一瞬间的时刻，微不足道但她而言是想铭记一辈子的童年。

在她上小学的时候，校园里，有一棵不知道是什么品种的树，她原本可以给它



安上随便一个什么名字，但她做不到，一段回忆说不清楚为什么那么重，重到不愿意提起，每当想要拾起的时候，总是自己被坠地陷进去。

为什么一个孩子什么都不懂的时候，偏偏要路过她生命里很多人的黄金岁月，归根结底，可惜世界不是个圆，那些大家都还年轻的时候回不来了。

那时候她和外祖父母住在京城中心一角，一条不起眼的胡同里，作了这个城市为数不多的一些“土著”里的一员，初中的时候去了另外一个地方，读了《四世同堂》，常常恍惚觉得小羊圈里的一切对于自己那么熟悉。刚刚走出来的那段日子，她莫名觉得听着檐下落雨，听着吆喝戏曲收音机入睡的那段日子，很值得骄傲。

她上学的地方配得上“厚重”两个字，旧校舍是殷红的影壁墙，灰褐色的屋瓦，总是在雨后肃穆地立着，仿佛雨总是下在了将近黄昏的时候。除了校舍，校园里还有一些和毛头小子们格格不入的木桥啊石碑啊，人像啊拱门啊，还有一个似乎人人引以为傲的“阁”——四角的铃铛永远在风声里摇曳不停。

但她更喜欢风吹过一树枝叶稀稀疏疏的声音，更喜欢雨后泥土翻新的味道，更喜欢树下洒落的阳光悦动的样子。冬天，铃铛仿佛和空气一起被冻住了，静得可怕，檐下长长的石阶不知道为何锃光瓦亮，她们一群孩子曾经大胆地在这里排着队，或站或坐地往下滑。很多年过去之后她在回到那个地方，石阶不出人意外的没有和她等比例变大，可她甚至没有勇气再踏出那一步了——当年没有磕掉门牙真是一件幸事，她后怕地想，就

像她当年站在床头往下跳，没事在垫子上练习后滚翻一样……如今好像很少再有哪里禁得起她这么折腾了。

当然，她干的这些出格事，她的父母其实一件也不知道。那些年她好像生活在自己的一个角落，像被一种惯性约束着一样做遵守着她自己也不理解地规定，幸运的是，外祖父是个开明的人，经年累月，他们之间有了很多心照不宣的秘密。比如她四年级的时候其实就有了第一部智能手机，比如她其实每周都会吃三桶薯片——因为三桶被超市捆绑销售，曾经她最快乐的事，就是在壁橱里发现一桶新的薯片，上面写着“仅售组合装”，于是她便聪明地意识到一定还有两桶份的“快乐”在这个家的某一个角落，她会趁着外祖父母午睡，去找啊找，然后偷偷替换掉提前吃完的那桶——后来回想起来，大概是因为每个三连桶最靠近封口处的都是番茄味，那个粉色的锡纸桶成了一个标志，一个信号，提醒她开始寻找，所以后来这个味道在她心里有着不一样的分量。

……还有很多很多秘密啊，是当时她和外祖父母之间彼此都不知道的，比如她会为了逃避练习钢琴而把要听的英语录音倒放一遍又一遍，比如外祖父母会故意打扑克输给她，这样她会愿意继续玩下去。

后来那条胡同里进了车，进了人，那间房子也不再是只装有他们的回忆，离开的那天，她向那间曾经爬满绿萝的阳台告别，向那些已经扔进废纸箱的蚰蚰过笼和养过两条花金鱼的玻璃瓶道别，向那狭长的曾经满溢着炸酱和排骨香气的厨房告别，还有那扇眺望过远处的窗，



那她站立过的床头，那个他和外祖父一起一个钉子、一个钉子拼起来的书柜……她好像给所有的一切拍了照片，可随着时间的流逝再也找不到那张存储卡。有时候她突兀的觉得，这些回忆还在世界上的某个地方，可是她再也回不去了。后来她回过曾经的家一次，一切都自然而然地变得很小，面对着拆迁的青旅和新建的会所，她不知道该说什么。

### (二) 烟火与爱情锁

走出那条巷子，世界向她敞开了无数扇门。她曾经相信自己处在张晓风笔下“别人皆不懂我，只有自己知道，我爱阳光是羡慕它的炽热，爱雨是向往它的淋漓”的年岁。特别的是，她心目中轰轰烈烈的浪漫，不过一座不夜城上空的一场烟火而已。不知从何处爆裂开来的烟花升空，汇集再四散开来，仅一刻的绚烂定格了从五湖四海而来的人们擦肩而过的瞬间。楼顶一片漆黑，仿佛在这里总要丢掉点什么，与什么自己相熟的人失散，只身走进浓郁的夜，坠落的烟火好像在长久的凝视下失去了声响，末了，天空暗了下来，她才想起，去找回同行的人。她向往的就是这样一些时刻，可以忘记自己是谁，从哪里来，要到哪去这些她本来就没想明白的问题，只活在这一刻的邂逅里，不用想着过去和未来的相逢离别。

在这些地方，与瞬间的烟火相对应的，是桥边的爱情锁，动辄锁住的是几十年。她走过的路还没有长到可以体会评述这样的感情，只单纯地觉得，锈迹斑斑的一对对锁被签下了神圣的誓言，她只驻足于此，就没来由地听了很多故事，遇

见了很多人。

### (三) 道别与消失的眼泪

每经过一座城市，她都难免莫名其妙抱有一种悲观，仿佛这是一次不会再见的、彻底的离别。因为世界不是一个圆，哪怕再次来到同一个地方，也见不到那天的烟火，虽然爱情锁还是会在。原来相逢和离别都不是轰轰烈烈的过程，影视剧里，昔日的好友总是在一座没有人的桥上，转过身去，走上相反的路，从此往后再无交集——然而后来的十几年里，她告别那些人的时候，谁也未曾有那样一个“盛大”的转身。所有人好像都是按部就班地继续走自己的路，只是那样的路无意间散了罢了。这样不经意的道别，那些从未流过便被风吞噬的眼泪，只因我们都长大了，变老了而已。只因世界不是个圆。

又一次，她不知道该说什么——关于那场必将到来的湮亡，还是那些无处安放的留恋。



# 火与坟

文 \ 张书旻

## (一)

来自姐姐的电话响了，她狐疑地接起来。“小毛呀，你们囡囡昨天放假到家了吧？这两天可是有够热的……”

“是啊，她今天睡了快半天了……姐，你让妈妈别不舍得开空调。……你问礼拜天去不去吃饭？没说就是会去的呀！”

她把手机开了免提，一边搭话一边拿着衣架拉开洗衣机的门，等着姐姐接下来的正文。今天的寒暄好像有些长了。她们是各种意义上关系都很正常的亲姐妹。她并不姓毛，但妈妈从小就叫小毛，叫姐姐大毛，于是姐姐也就叫她小毛。也或许根本不是这两个字，仅仅是相似的方言读音而已。她和丈夫在市区的单位工作，姐姐则在几十公里外滨海新城的一家企业。两个地点中间偏一点的位置就是她的娘家，也是没有结婚的姐姐现在仍然常住的家。她和丈夫几乎每周都会去吃一次晚饭，除了有大事以外，姐妹俩是不常通电话的。

“有什么事吗姐？”她于是直接地问了。

“小毛，二舅没了。”

“啊……”她一时不知道做出什么反应，脑海里一瞬间浮现出不甚清晰的男人样貌——干瘦的、病恹恹的、眼里的算计仿佛十辈子也用不完的，妈妈的第三个弟弟。从他确诊癌症的那时起，她就设想过有一天会有这样一通电话。

但不对。是二舅死去了。和他弟弟不一样——一个热心的、精壮的村干部，当天还在给村里老太太抬棺材出殡。听说他赤膊把棺材抬上了半山腰，嘴里念着“真重”，刚想歇一会儿却一头栽倒在

地上了。

八月的风就好像煤球炉子上搅动着不安空气的热浪。礼堂里是急急忙忙请来的厨子们和哭丧的婆子。婆子拿着音响和话筒又唱又哭，声音发着颤，猛吸一口气似要晕过去；厨子却大概没赚到他们预期的价钱，中午和晚上炒了一模一样的两桌菜。她随口抱怨着饭菜，听妈妈大谈给自己买一个坟的打算。

天晚了，炮仗响了。明天一早，二舅就会被送到山上的坟墓埋葬，就和他前一天刚刚送走的邻里一样。

婆子住了嘴，二舅那只有二十来岁的儿子终于还是哭出了声。她也跟着走完了流程，中途时不时赶一赶山里的毒蚊子。香和烧纸的气味沉积在祠堂里，她觉得自己的衣服大概已经带上了这味道，没有几天是消不掉了。

## (二)

早些年她更常闻到与这相似的味道。院子里有只猫，不太喜欢有人在院子里烧东西，一闻到烟火味总会嫌恶地怪叫着跳到围墙上。但没有人惯着这小畜生——那说到底是一只跑进院子里的、根本不亲人的野猫。

二十几年前被市区排挤在外的重污染工业区厂房在这片被丘陵围绕的农村附近吞云吐雾，终于让村里老人的子女发现了致富之路。污染投诉信在市政城乡规划信箱频频出现，很快村子外围的房屋就画满了拆迁记号。暗红色的“拆”在邻居的墙上止了步，也就是爸爸妈妈的房子姑且几年内还会立在那里，作为村子新的最外围。

拖了几年，一小半村子终于成了泥土和瓦砾。破的、旧的沙发和床随意地堆在废墟顶上。

猫也是这时候悄悄在院子里的柴堆深处

安了家。应当是一只雪白的、长得尚且端正的母猫，但是毛永远又乱又脏，鼻子上有伤痕，即便曾经是家猫，也已经流浪多时的样子。爸爸妈妈决不许它进屋子，但鉴于它往往只是识趣地在院子里踱步，又对所有人抱有平等的警惕，便既懒得养又懒得赶走，任它每天捡些剩饭剩肉吃。她去妈家吃饭有兴致时会拿鱼头喂猫，主要还是看年幼的女儿如何不厌其烦地试图和猫变得亲近，失望而归的时候就提醒她立刻去洗手。当然院子并不是就这样让给了这位不讲礼貌的客人。

院子有时需要烧火，大部分时候是烧大锅饭的炉子，正月里则是要勉强维持一种叫不上名的习俗。大约在元宵前的夜里，取一堆枯木和干草放一把火烧了，就是这么简单的事。以前这是在山上做的。在百木凋零的隆冬，选一块小山上的地——有祖坟的便在祖坟坟头，有种地的就在田地附近，用大火将那些枯萎的枝干和桔梗烧成漫天飞舞的灰烬。第二天清晨便能看到枯黄的山头斑斑驳驳成了灰黑色，火星没熄的地方还能吹起一点黑烟。好像说这样一来去年的功过得失便能归零。这里的冬天少有雨雪，淡淡的霜和雾气虽常见些，却并不会给人潮湿的感觉。空气中于是会有一种沉而涩的、植物燃烧后的气味，并不呛人。村子就在山脚下，以至于那味道直接笼罩在家家户户院子里。

荒唐的人为山火在文明社会自然很快被禁止。于是接下来的几年大部分人不烧了，也有些一定要去烧。她问妈妈的意见，妈妈让她和姐姐在院子里点个火就作罢。这样小的规模也使特别的烟火气味淡了不少，倒是反而容易和上坟后带回的烧纸味混在一起了。衣服若是换的不太及时，总会有外地的同事悄悄询问。

再后来院子里差不多只烧柴火了。这时猫俨然认为自己已经是家里的一员，不过转头跳出墙外鬼混时却不曾记得这回事。很快，猫变得懒洋洋的，肚子一天天大了起来，院子里充斥着它烦闷而警惕的声音。

妈妈天天都在指着鼻子骂猫“我们家可从不养畜生”，但还是烧了热水帮它接了生。她没听妈妈讲具体发生了什么，但是那个冬天冷得不行，四只小猫一出生就死去了三只，爸爸捡走去门口埋掉了；还有一只被母猫叼在嘴里保护着，没过几天也死了。爸爸说它发出了和平时不一样的叫声，把死去的小猫放在他面前，然后听话地乖坐着，像是请求他把这一只也好好埋葬了。

她听着，看了看那猫——懒懒地趴在柴堆底下，像是又完全不在意的样子。院子里还有生火做饭的、淡淡的柴火味，猫也没再闹腾。她收拾了碗筷，把小半条鱼倒在猫的面前，走进屋子里去。

### （三）

没上几年学她就发现了，自己是因为用功所以成绩不错，而永远在看武侠小说从不学习的姐姐显然有着更加聪明的头脑。识趣地、或者说胆怯地，她报考了就业导向的高中。学校在市区里，她每周一次，坐车程近两个小时的公交车往返家校。

那时候寄宿的学校还少之又少，市区在村里人的观念里已经算得上是外地。妈妈每周都要絮絮叨叨地抱怨她明明考得上高中却跑去外地读书，姐姐读的轻轻松松就能稳在班级的中上游，高中其实并没有别人传说的辛苦之类。她也就左耳进右耳出地听，心里想着怎么才能叫姐姐放下那些可恶的小说陪她去山上。她在学生时代完全是爱疯玩的那一类。

但村子里实在也没什么好玩的，她便和姐姐一起将那矮山当作了乐园。在她们尚未分隔两地之前，每天上山跑一趟成了做完功课最大的消遣。谁家开了新田、谁种的番茄让外地人偷去了，她知道得一清二楚。

山上比田更多的是坟。她很小的时候长辈就说过，前几代的人最早的刚成家就会给自己买地造坟。墓碑造好了，就连名字也要刻上去。人没死前，名字用红色；去了，就改成黑色。合葬的夫妻，常有同一块碑上一半红字、一半黑字这种事。村子不大，许多人家的祖坟她都认识。她和姐姐，连同其他村里的小孩有时在山上玩捉迷藏，见到黑字的墓碑便也不去冒犯；红字的，则可以堂而皇之地躲在后面。

新年是祭奠的月份，那时候的山上焚烧各种东西的气味纷杂而浓重。她每到正月就会期待元宵那晚去烧枯木。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她执意包揽了她们家做这件事的角色。她喜欢在黑暗中划亮一根火柴，点燃随手捡起的一根树枝，看着红色舞动的火苗，或把树枝烧尽，或在夜风和冰渣里熄灭成一条弯曲向上的烟。有几处地方已经有橘红色的大团火苗照亮了山上的一块地，但时间还早，火光仅是星星点点的，就像山下村子里的灯。她玩得差不多了，就把火柴扔进早已堆好的枯枝上，火舌立刻爬上了最细的枝条和一些枯叶，不用一分钟就蹿得很高很高。等空气变得有些热了，她便下山回家。

上高中后这种经历就变得少了。虽然过年仍能闻到熟悉的气味，不再愿意出门的、扫兴的姐姐也渐渐让她没了兴致。山上那些有碑的、没有碑的，红字的、黑字的、由红变黑的坟；那些年年烧年年长的花、草、藤、木，在时间的流转

中悄然改变抑或是轮回。又过了几年，她毕业后彻底留在了市区，也成了妈妈口中“去往外地的本地人”。

#### (四)

在她还光着脚在泥地上上蹿下跳的年纪，家里却是的确确实认真养过一只畜生的。没什么特别的理由，只是村里有许多人家用狗看门，她们家便也弄来了一只。不过是普通的、村里随处可见的田园犬模样的黄狗，连其父母什么品种都是不得而知的事情。妈妈不想取名字，于是就叫它阿黄。

邻居家的狗很凶，不论谁从门口走过，但凡传出脚步声的就会迎来一阵狂吠。她起初有些怕狗，但阿黄却是难得极聪明的狗。领进来不出两周就熟悉了每一个家里人的气味和脚步，很快更是认清了村里乃至山头对面的条条小路。她的胆子也渐渐大了，跟着阿黄跑到很远的、不认识的地方去，也总能被它带着回家。妈妈常对外人说家里最不用操心的竟是一条狗，她也从不吝在朋友面前夸赞自己的好伙伴。

她去村外面上小学了。阿黄有时候会跑出门去，在她放学路上离学校不是太远的路上徘徊。她这时候总是特别高兴，比妈妈破天荒地骑着自行车来载她回家蹦的更高。姐姐放学晚些，她和阿黄就边玩边等着。

阿黄在这个家里生活了不过大半年。

一个平凡的日子，妈妈以为阿黄跑去她的学校了，她以为阿黄和往常一样在院子里等她们，但阿黄在哪都没有出现。她看到妈妈摇了摇头。“没关系，阿黄跑出去了也会找到路回家的。”她这样说着。

于是等了一天又一天。

哪怕晚上她也执意不让大门上锁，带着

哭腔一边理论一边挡着门。爸爸终于有些不耐烦，大声说：“这么多天没回来就是让偷子捉去炖了，还有什么好等的！”说完重重叹了一口气，绕过她锁上了院子大门。她愣了片刻，然后放声大哭起来。

阿黄再也找不到了。

姐姐说，阿黄死了。她们应该在山里找一个地方给它建一个坟墓，她一个劲摇头，说坟墓里面也没有阿黄。但她最后还是做了，偷偷拿了一块爸爸在家具厂做工锯下来的废木板，用红色的粉笔写了“阿黄”两个字，找了山上一块平坦而隐蔽的地方插进泥土里。

一家人很默契地再也没提这件事，她们家之后没再新添过什么宠物。

正月很快到了。寂静生长了一年的山头一转眼就遍布了星星点点的火光。她第

一次自告奋勇地去山上点火，临了却把火柴交给了妈妈，自己转身跑去了一个隐蔽的地方。

但火是不解风情的，小小的木板和所有的枯枝败叶一样，在舞动的火焰里发出劈里啪啦的声音。她呆呆地看着，好像忘了难过。有一瞬间她这样想，是不是大火一烧，墓碑上的名字就会从红色被熏成黑色。

火焰上的空气在上升的热浪里扭曲。她忽然感觉脸上冰凉凉的。一抬头，看不见十五的满月，黑色的夜幕里静默地飘下一片片雪花，在落地之前便被火的热气融化成水。

“小毛——”妈妈在叫她了。

她回过神来，眼前是已经几乎燃烧殆尽的枯草堆。她转过身向山下跑去。

“妈——下雪啦——”





文苑

似水流年



## 交换 | 美国签证 tips

黄奕夫

交换是本科学习阶段一次开阔眼界、体验生活的宝贵机会，美国各大高校也是很多科大学子的交换对象。然而，美国签证却是出了名的繁杂难办，怎么准备资料、如何预约面签、整个流程如何？希望这篇文章可以为大家解答这些问题，帮助大家在繁忙的学期中更轻松地完成整个准备工作。



### 1. DS160

在收到交换学校发过来的 DS-2019 文件后，签证申请流程就开始了。首先我们需要上网填 DS-160 表格，表格涉及各种个人信息：如个人经历、入境目的、旅行记录等，其中要注意的是如交换编号这种专业信息，我们是需要从先前的 DS-2019 中提取的。在填写过程中，网页每过大概十分钟页面就会失效，也就是说每一页的表格我们都需要在十分钟内填完并进入下一页，如果在某一页

表格中停留的时间超过了限制时间，你所填写的整页内容将不会被保存。在完成表格填写之后，你还会被要求上传一张近半年拍摄的符合美签格式的白底照片。虽然很多时候自拍的照片也能被识别成功，但因为最后面签还是需要出示实体照片，还是建议大家找摄像馆进行专业拍摄。坑口的快图美 (Fotomax) 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就是两百块钱有一点贵）。事实上，门口的工作人员只会口头询问你的照片是什么时候拍的，并不会认真的去查，因此对自己心理素质有信心的同学也可以用自己半年之前拍摄的照片。



## 2. 预约面签时间

在完成 DS-160 这一最繁杂的准备工作之后，你会收到一份 DS-160 确认单，这份确认单是需要打印带去面签的，非常重要。而这份确认单中的 Confirmation No. 则会被用在面签时间的预约上。我们登入香港美领馆的网页，选择签证预约服务，填写好相关信息（包括 DS-160 的 confirmation No.），就能在网站里预约自己的面签时间并支付签证费用了，签证费用支付成功后，我们会收到一份面签确认单。

（tips: 如果时间紧迫想先预约面签时间再填写 DS-160 的话其实也可以，当 DS-160 表格被创建时，DS-160 的编码就不会再改变，我们可以提前使用这个编码进行面签时间预约。即使我们弄丢了这个临时的 DS-160，我们仍然可以重新开一个 DS-160 表格并在面签预约网站中更改我们的 DS-160 confirmation No.）



## 3. 缴交 SEVIS fee

SEVIS-fee 可以理解为美国政府对你的暂时学籍的保管费用，也不便宜（和签证费用差不多，都在 200 刀左右），SEVIS fee 比较容易忘记缴交，但是 SEVIS fee payment confirmation 同样也是需要带去面签现场的重要文件。



## 4. 面签文件准备

完成上述所有步骤后，我们仅需要准备好一些补充文件一起带去面签现场就可以了。面签的必需文件有：新旧护照、DS-2019 表格、DS-160 确认页、面签确认单、SEVIS 缴费证明和照片。辅助文件（供参考）：交换学校的 admission letter、身份证原件 + 复印件、学生证原件 + 复印件、户口本复印件、存款证明、机票确认单等。



## 5. 现场面签

美国大使馆的位置在中环花园道 26 号，不近地铁不太好找，因此建议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提前下山去踩点。面签当日不要背大书包，最好带一个软布袋装好所有文件轻装上阵（签证官网所写的长宽高是指给你放个人物品的盒子的大小，只要布袋能折叠放在盒子里面就能带入），如果实在带了过大物品而被拒绝进入，也可以选择去大使馆对面的花店寄存。

以上就是美签面签的所有准备工作，希望能够帮助大家速通美签，也希望大家能够拥有一个充满意义的交换旅程。

# 围城百日

文 / 池雨濛

我呆坐在石阶上，听着哗啦啦的树叶响声，一只黄雀从林间飞起，转眼便被邻家顽童用弹弓击落。那孩子瘦得像老鼠，从灌木里钻出来，小心又机敏的捡走他的战利品。我只是想着这没有两钱肉的黄雀，是否值得他这样整日在灌木里匍匐着。阿娘教我无事时便不动，最好整日躺着，这样能省些粮食。

阿娘所说大概是真的，我坐了半日都觉得脖颈酸痛，几乎连带在身上的那尊小小的玉菩萨像也觉得沉重不堪，只是这像是爹爹生前替我从寺庙求来的，希望这慈眉善目的菩萨能保佑我一生平安顺遂，嫁得如意郎君。从前我不觉得这东西有什么稀罕的，只是娘生了弟弟后便不怎么管我了，爹爹也染病过世了，如今这菩萨像，倒成了个念想。我顺着地上斑驳的血迹和金色的羽毛回家，心里默念南无观世音菩萨，盼望着能早日离开这雀鸟难飞的孤城。

正想着，耳畔传来呜呜咽咽的啼哭声，临街的张叔病死了，一张白布盖着，他婆娘正倚着门框，几乎要昏死过去，街坊们有气无力地安慰她，没多久也都各自回了家。张婶抹着眼泪，费力地将张叔拖到后院的空地，我记着前些天有军士死在城墙下，鲜血淋漓的尸身引来苍蝇嗡嗡乱叫，没几日便臭不可闻，张叔去军营里帮忙收敛那些人的尸身，晚上回来时带了两个白面馍。我靠着墙根坐下，看着骨瘦如柴的张婶费力地刨出一个浅浅的坑，然后将薄薄一层土盖在张叔脸上。

我饿得头晕眼花，只觉得张叔像是被喂给了皇天后土。

天色越来越晚了，我却不想回家，半个月前家里的米汤就干净得能照见人影了，虽说爹爹死后家里的日子便江河日下，可断炊却是头一次。此时已是深秋了，淅淅沥沥的秋雨顺着屋檐滴在地上，血迹和腐臭在城里弥漫，我仔细嗅了嗅，觉得张婶大概也活不长了，估计没人会为她收尸。

黑夜里忽然亮起了火光，四面的城门一片喊杀声，攻城木投石车一样不少，呼啦啦的箭雨从城楼而上，一排排伫立的军士轻飘飘地倒下，骨碎皮开，尸横血流。城内的人却像死了似的一睡不醒，我们无非是两条路，被攻进城的叛军一枪挑死，或是某天昏过去再也醒不来。

忽然有人在背后拍了我一把，“趁现在，快跑。”回头只见邻家的芸珠，一脸焦急地催着我快跑。芸珠是邻居家的女儿，大我两岁，母亲早亡，父亲是个秀才，靠给人教书赚的几两碎银。

“城外的叛军久攻不下，暂时回去修整了，”她什么也没拿，拽着我起身就走，“如今南面的城墙有道缝隙，只是太窄了成人过不去，我们两个还小，大概能挤出去。”我先是欣喜，心中又是一凉，逃出这城，我们还能去哪儿？北面是杀人放火的叛军，南边是一路的流寇。见我不说话，芸珠急得几乎要落下泪来，“你信我的，到哪儿都比在城里困死强——”她突然不说话了，惨白的脸颊因恐惧而扭曲，我顺着她的目光望过去，看见的却是他的秀才父亲。

我猛地从睡梦中惊醒，眼前仍是那知书达理的秀才，只是他离我未免太近了

些。见我醒来，他略微佝偻的腰身僵硬着，有油脂的骨髓，直至两眼暴凸爬满血丝，让那棒骨如一根中通的管子，再呆滞地反刍。街市上已没了活人踪影，一个个都藏在家里任瘟疫与饥饿肆虐，生怕两腿一软倒地不起进了饥人肚肠，只有无法下咽的骨头兀自躺在那里，空荡荡的眼眶嘲笑着尚未断气的活人和守军，甚至没有蚂蚁蛆虫来往打扰。

官兵们彼此搀扶着匍过一间间民宅，我借着断壁与荆棘的掩体远远跟在后面，不期待能从他们口中得了几滴残羹，也不希望被他们回头发现。一路上是血迹和扑鼻的恶臭，白骨被已经豁了口的长刀扫向一边像是初春时消融的积雪，越来越近了，离我的家。他们先劈开了隔壁那秀才的门，铁锁砰一声落在地上，一个似人非人，猿猴似的东西蜷缩在角落里，枕着一具几乎只剩白骨的尸体，身下是血迹斑驳的罗裙。噫，满口礼义廉耻的秀才，怎么吃了自己的女儿？破门而入的军士似乎习以为常了，扯过秀才抬手割开了他的喉咙，卷刃的匕首留下参差不齐狗咬一样的痕迹，星星点点地血迹喷溅到白墙上，好似洛阳牡丹花开如锦。

下一户便是我的家了，我甚至不知道娘和弟弟是活着，还是像芸珠一样进了秀才或是哪个饿鬼的肚子。干柴样的残肢已被扔进大锅中煮沸，脏水咕噜噜地带着皮和骨头上下翻涌，贪得无厌。我深深吸气嗅了嗅，不觉饥饿，却仍想上前去分一杯羹。又有几个去砸开了我家的门，带下淅淅沥沥的一片碎瓦，我跟得更近了，几乎不再担心会被这几个军士发现后分而食之，这样的日子，早死一天是一天的福气。结着蛛丝儿的横梁

轻飘飘地落地，娘亲已不知所踪，襁褓里的弟弟倒还有一息尚存，伸着细弱的手臂，为守城将士献上几斤不沾病气的鲜肉。婴孩的后脑薄如荷叶软似豆腐，略微在残垣一磕便凹陷进去，这团嫩肉投入沸水作续命灵药，万金不换。

我与这城池一同沉默着，似乎已被深埋地下再不能言，唯一顾念的，是娘亲若还活着，回家不见弟弟，怕要伤心。

天上重叠的阴云聚了又散，皎皎日光照着短草，泠泠冷月为遍地骨骸镀上银边。衣着褴褛的军士们若觅食的羊群啃过一片片倾塌的雕梁画栋，温润若撒盐空中的细雪落在他们崎岖的脊梁上，遮盖无处理葬的尸骸，洗去沁入表里的血腥味儿。暮色被胭脂色的冬夜鲸吞殆尽，稀疏的火把燃起，火炭化灰，低垂的天成了倒扣的铁水。轻纱一般的雪地被脚印扯碎，却有个佝偻的身子的老妇蹒跚前行，我定睛一看，竟是我那近两个月未见的娘亲。她去了哪儿，她如何活下来的，我一无所知，唯一确定的是她走向军营是去寻我可怜的弟弟。

我快步跑向她，雪地咽下了我的脚步声，我因此感受不到自己的步伐。凹凸不平的骨头和其余嚼不动咽不下的东西硌着我的脚底，娘亲走得那样快，我竟如论如何也追不上她，被一根腿骨绊倒摔在军营边的空地上，娘亲依旧在前行，对一具具悬挂的残缺不全的骸骨视若无睹，手里是已经生锈的剪刀。我仰起头，朝她声嘶力竭的高喊，“娘，别过去！”可她像是听不见一样，凭我怎么叫喊也不回头看看。城外再次响起了叛军的金鼓声响，城楼上的旗帜在战马嘶缰中摇摇欲坠。我从地上爬起来，直着脖子喊

娘，已经听不见城外的人声喧哗，身上苍老的面容露出一个讪笑，“我怕你在这儿冻死，快回家去吧。”随即转过身头也不回地离开，一弯新月倒映在他手中的尖刀上。我翻了个身接着睡，回味着刚才那个梦，恍然想起我已有近一个月没见到芸珠了。

次日清晨，我又听见张婶声嘶力竭的嚎哭声，她说张叔的尸首不见了。兴许，他真的被黄土整个吞下去了。

似乎连雀鸟，乃至虫蚁都不再有了。夏日时常见的盘旋在死者上空的乌鸦早没了踪影，啁啾的雀鸟被网去充饥，仓内的硕鼠未能幸免遇难，瘦骨嶙峋的战马也尽数被宰杀。城里似乎只剩下死人和活人，邻家的顽童不知何时饿死在了灌木丛里，尸体不消半日便无影无踪了。我一直没用回家，娘也没有出来找过我，此时此刻，少一张嘴就能多活一日。

嘴里的草根带着股土腥味儿，我嚼着这牛羊也不屑品尝的东西，漫无目的地游走，似乎只为了证明我还是个活人，饿了就拔下枯黄的野草填进胃里，渴了就捧起地上积蓄的，没被鲜血污染的雨水。那尊玉菩萨像几乎要把我的脖子坠断了，我看着丰腴富态的菩萨，许了第二个愿，若是我几日后饿死了，就让我转世成一只羊，饿了低头吃草，饱了抬头顶人，刀架在脖子上也不知道叫唤两声。我的嘴里满是腥味儿，鼻腔里却嗅到一股奇异的肉香，我知道军士们会拆下弓箭上的皮革煮熟食用，阿娘也曾拆下蒙鼓的羊皮切碎了入锅，只是皮革不会有这样的肉香，印象里唯有鲜肉煮熟才会这般诱人。

我竟顺着这味儿到了军营边上，城内不过一千余军士，且近半数已经染上疫病，余下的似乎铁了心要和城池共存亡，横尸的百姓和同袍战友也不能动摇分毫，我只当他们受了李家的恩典，合该以死相报，却拖累我们这些升斗小民，成片地病死饿死。我趴在枯黄的灌木丛底下，磨蹭着手肘离军营越来越近，闻着肉香，嘴里咀嚼着地上的枯叶，抬头看见两个美貌的妇人挂在一边……

似乎只能说是一个妇人了，左边那具尸体只剩头胸，四肢去向不明，光秃秃一根脊柱悬在半空，腔子里似乎也不剩什么了，右边那个略微好些，只是被开膛破肚拆下了半扇肋骨。我没了力气，手肘支撑不住上身直接趴在了地上，压碎了身下那一小堆枯枝。一个白净消瘦的年轻军士转过头，与我目光相接，敷衍了身边的人几句，向我走来。他蹲下身子挡住我，递给我薄薄的一片肉，似乎是下了很大决心，“别再过来了。”

“你们吃的是什么？”我心里已经有了答案。

他的神情没有任何变化，“是将军的爱妾。”

我握着那片肉，转身向家的方向爬行，这点儿东西，大概够我们再坚持两天了。

眼前忽然一黑，再醒来时似乎已经过了很久。军营那边的人更少了，枯骨散落在地上，慢慢被践踏为尘土。兴许那片肉已融进我的骨血，醒来后我竟不再觉得饥饿，只是不忍两手空空的回家——如果我还有家。

我瞧见那军士敲开一根还算粗壮的看上去像男人的棒骨，用力吮着里面残存着浮起摔伤的淤青，我拖着变形的双腿跑向我娘，想拉住她的臂膀。即便沦为饿殍，即便城破身死，即便在马蹄下被践踏如泥，也好过被刀剑分身，同牛羊下锅。

我向前伸直手臂却抓了个空，血刃刀晃得我俩眼生疼，再睁眼娘亲的头已滚落到我脚边，身子在朱红案板上被切割，芙蓉肌理尽赴国难，未余一裔。耳畔又听得刀戟声共，城门应声而开，这被围了近百日的孤城终如破瓜分崩离析。四面的贼兵潮水似的涌来，而城内守军早已弹尽粮绝。弩箭耗尽弓弦腐朽，想白刃相接，屠了一月未曾封刀，宝剑匕首折断。我瞧见了那位杀了爱妾分食的将军，看着叛军首领拿尖刀撬开他的嘴，又割下他的头。我仔细地数着，不多不少三十六颗人头落地，今儿死的人不算多。叛军随意将火把投入这与鬼域无异的空城，在火光的映照中，我又看见了抱着弟弟的娘亲，面容哀戚的芸珠和泪流千行的老秀才，还有他们身后如山如岭的白骨。

在层层叠叠的尸骨下，我看见一个小小的玉菩萨像，被红绳系着，挂在一节颈椎上，恍然想起我那天根本没走出军营，早已被削去血肉，进了油锅。在风雪与篝火中，我再次做起了梦。梦里是童年时喧闹的街市和多如鱼鳞的亭台楼阁，赤色的城墙焕发光彩，四角的望楼高耸入云。绕城而行，耳畔有丝竹雅乐歌舞升平，说书人的惊堂木响，头上戴着绒花，齿间瓜果清冽。那些打马而过跨刀而行的武将雄兵，挑担推车沿街叫卖的巧匠各艺……

无贵无贱，同为枯骨。

我不知这一切从何而来，正如我不知我们为何而死。

三日后，朝廷的援军收复了这座空城，并为以死报国的将军修筑庙宇。活下来的几百人，不知他们是谁的父兄，吃了哪家的妻女，锅里煮的又是何人六亲，往后是侥幸活到寿终正寝，还是在下一次战争中沦为两脚羔羊？一场春雨过后，青苔爬上井口，荒草堂内横生，硕鼠野狐巷间追逐，麋鹿獐子阶前相斗，梁间鸮鸟鬼叫，土丘新鬼繁冤。唯有燕子衔泥，巢于林木。

鲜花着锦烈火烹油会烟消云散，人间地狱后的芜城亦会隐入尘土，同我长眠地下。

我们从不会说话。

茶纸既尽，遂食马；马尽，罗雀掘鼠；雀鼠又尽，巡出爱妾，杀以食士，远亦杀其奴；然后括城中妇人食之，继以男子老弱。人知必死，莫有叛者，所余才四百人。

——《资治通鉴》

# 梦里燕， 归故乡（上）

文 / 张雨凝



顺和元年，当今圣上李瑄恒登基，大刀阔斧地整顿官场，免职了一大批朝廷蛀虫，三省六部一时间人人自危。而中书令温盛助圣上夺嫡有功，自是免去一番风雨。

门下省侍中由师殷担任、尚书省尚书令由季泽担任。师殷和季泽都是今上自己挑选的寒门子弟，是前朝状元郎。此两位比中书令温盛年纪小了近一轮，所以家中并没有适龄的女儿可以进后宫，巩固地位。

由此，高品级的大臣中，温盛就显得尤为突出。坊间传闻，中书令温家的嫡女生来就是要做皇后的。

皇上不会允许如此位高权重的大臣家里最受宠爱的女儿去和其他朝臣结亲，怕臣子强强联手。而温家身份摆在那里，也不会有平平无奇的男子做女婿。所以温家大小姐温言晏自出生起就是依照未来皇后培养的，琴棋书画样样精通，性子也很是温婉大方，是京城贵女人人艳羡的对象。

七月二十五，圣上下旨，立温家长女温言晏为后，传旨太监敲开温府的门，温氏一家老小跪下接旨。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朕承先帝之圣绪，获奉宗庙，战战兢兢，无有懈怠。朕闻为圣君者必立后，以承祖庙，建极

万方。贵人温氏言晏，中书令温盛之长女，娴雅端方，温婉淑德，通诗书，晓事理。宜建长秋，以奉宗庙。朕素闻美名，册宝温氏言晏为后，母仪天下。钦哉。”

温盛接旨后小心翼翼地递给妻子，温李氏，然后从怀里掏出一包银子交到来宣旨的马公公手里：“马大人作为御前的红人，大驾光临，实在是令寒舍蓬荜生辉啊。一点心意，请大人和其他大人喝茶。大人辛苦，下官新得了御赐的雨前龙井，请大人移步前厅歇歇脚。”

马公公满脸笑意地拒绝了银子和龙井：

“您这是说的哪里话，为圣上办事可是咱家的分内之事，怎么会辛苦呢。大家都有月例银子，您的心意咱家收到了，已经很满足了，银子您留着给温大小姐做体己。圣上那边还等着回去复命呢，中书令留步，咱家告辞！”然后马公公拂尘一甩，领着几个小太监上了轿子走了。

温盛目送着众太监离去后，转身对温言晏道：“跟为父来趟书斋。”又转头跟妻子温李氏说：“你把咱之前准备好的嫁妆清点一下，凤冠凤袍宫里准备着了，你挑些小件但是贵重的首饰，多装点。银票也多拿点，以后宫里用银子的地方多。其他人都各自回房去吧。”说完朝着书斋走去。温言晏对着母亲福了福身，然后跟着父亲去了主院。

温李氏点头称是，然后让二房三房的姨娘领着各自庶子庶女回去了。





温言晏端坐在长桌一侧，沏茶动作行云流水，一看就是经过训练。和温父交谈，手上的动作也并无滞涩。

“养你这么多年，终究还是要看你嫁给龙椅上的那位啊，”温盛叹了口气，

“如果有的选，我也不想你进这后宫，跟其他女人争这点宠爱，还要提防着明枪暗箭。而且，就怕圣上为防外戚专权，处处限制你和你未来的孩子啊。为父倒是不怕，等过几年你在后宫站稳脚跟了，我就辞官回老家，远离这朝堂，明哲保身啊。”

温言晏先倒了一杯搁在温父手边，后给自己也倒了一杯，轻啜一口，道：“女儿从小就知道，生在这样的家庭里，享受着锦衣玉食，就要承担对应的责任。现在我的责任就是进入后宫，平衡前朝后宫，保住温家。我也不需要跟皇上有多么深刻的感情，正常相敬如宾即可，在后妃面前做一个表面上不争不抢的大度皇后。至于未来，最好的结局不过就是我的皇子前途光明，我颐养天年。困在这后宫里，又能有什么样大作为呢？”

温盛杯盖拨了拨茶叶“这武夷岩茶甚好，越是泡时间长越回味无穷。做人也是一样，经历的越多越浓厚。你现在能看到的还只不过是表面，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圣意难测，你需要小心周旋，自己揣摩。为父在高兴你懂得承担责任

的同时，也会觉得痛心，为了保住整个温家，要看着自己的女儿去那个吃人不吐骨头的后宫。好在你作为皇后，比随便就可以打杀了的丫鬟宫女更引人注目，不能轻易消失。虽然没有生命危险，可也要注意饮食和穿衣用度，明枪易躲，暗箭难防。”

温言晏点头：“是，女儿省得，会考察一下太医院有没有可以相信的太医，常常叫来请平安脉。也会小心周旋，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尽最大努力让自己活得好。”

温盛意有所指“嗯，很好。自你进宫之后，圣上就是你的夫君，切不可有旁的心思，一定要克制住自己的情感。”

温言晏垂眸敛去眼里的失落：“是，女儿知道，与他孟归故再无可能。”然后喝了一大口茶掩饰自己的情绪。

温父叹口气：“若是没有圣上下旨，孟归故与你倒也算良配，他也不算什么大富大贵之家，不惹圣上猜忌。他自己有才华，有抱负，假以时日，能有一番大作为。只是事到如今，你只能嫁给圣上了。旁的道理爹也不讲了，该懂的你都懂，回去吧，好好想一下今后的路，也收拾一下自己的嫁妆，看管好，莫让旁人偷了去栽赃陷害你。”

温言晏行礼：“女儿告退，父亲早些休息。”

书斋门打开又关上，温盛的身影在风吹烛火的摇摆中明明灭灭。





九月初七，是钦天监算的黄道吉日，正式举行封后大典。温言晏身穿皇后规格的风冠霞帔，与皇上李瑄恒并肩走上汉白玉石阶，身后百官跪成一片，高呼万岁。

从下往上走，一步一步台阶寓意步步登高。从高处向下看，每一步台阶边缘都藏了起来，寓意平步青云。温言晏接过凤印和宝册，露出恰到好处的官方微笑，说了些愿国家富强的真心话，担负起作为一国之母的责任。

入夜，李瑄恒乘轿辇到凤栖宫，托起在地上行礼的温言晏：“既是夫妻，不用行这些虚礼。朕早就听说温家长女绝代风华，通诗书、礼乐，温家把你教育得很好。你今年几岁啊？”

温言晏顺势起身：“不久前才过了十七岁生日，只是略读过些书，远不到精通的地步，都是其他人吹出来的虚名，做不得数。”便落后皇帝半步往屋里走。

帘子垂下，隐约听见皇帝说：“朕今年二十二，长你五岁。如今后妃只有之前还是王爷时的两位良娣，封了婉嫔和荣嫔。明天去给母后敬茶，再见一见后妃。旁的的事情，你自己怎么开心怎么来。”

厚重的宫门合上，龙凤花烛燃烧了一夜。

李瑄恒起身去上早朝，温言晏依着规矩去给太后敬了茶，又见过了两位嫔妃。

太后看着不像是个好相处的，只不过年纪大了不想管事，与她这个皇后仅有表面的慈祥，想来是要考察她称职与否，相处相处再改变太后的态度。

婉嫔和荣嫔倒是没怎么有城府，从位分上就能看出，而且母家势力也不出名。皇上当初要她俩做他的良娣是出于什么考量呢？既不能带来夺嫡助力，也没看出有多喜爱。

婢女彩云的声音打断了温言晏的思绪：“皇后娘娘，皇上在御书房跟其他大人一块用午膳，让您别等了，晚上也歇在御书房，您今天好好休息休息。”

温言晏略一点头，道：“我知道了，彩云把我笔墨拿来吧，上回《洛神赋》还没临完，今天继续。”

心说：皇上不来，正好不用伺候他。后宫现在没几个人，皇后也没什么分内事可做。眼下还是要跟太医院打好关系，再培植一点自己的人手掌握消息。不能只用金钱，最好是恩威并施，这个还得凭运气和缘分。

彩云在一旁的书桌上铺好纸张，放上赵孟頫《洛神赋》的临摹本，研好墨就告退了。温言晏练字的时候不喜欢有人在旁边，是以彩云在门口守着。





温言晏抚摸着《洛神赋》的临摹本，一页页小心地翻着。其实这本是孟归故写的，他一直很喜欢赵孟頫的行楷，他说赵体外表看似柔润但实则坚刚，形体端秀而骨架硬挺。孟归故临摹过的赵孟頫作品不计其数，擦起来比他自己还要高。

温言晏和孟归故是怎么认识的呢？温言晏五岁的时候，他俩父亲都在中书省任七品中书主书，住的房子也挨着，就和附近几户邻居一起请了一位教书先生，在温家院子里办了个私塾。本来只有男子才能上学，可温言晏从小就好学，硬是吵着要和自家哥哥温言声一块上学，温父拗不过她，也想着让孩子学点知识，后来温家孩子不管男女都上私塾。

温言晏跟孟归故混的最熟，孟归故大她三岁，温言晏一知半解的知识，孟归故总能研读透彻，不时给温言晏讲题。常常自学内容领先夫子授课一大截，先生对他啧啧赞叹。他还能写一手好字，成为邻居教育小孩的正面例子。

温言晏十岁那年，十三岁的孟归故趁休息日带她去郊外放风筝。她问：“为什么这是个燕子风筝啊？”孟归故温和地笑着，看着她说：“是燕燕风筝，跟言晏谐音，希望你以后也可以和这个风筝一样，展翅高飞。”



那年风很暖，很温柔，他的笑也很灿烂。送温言晏回来的时候，他递了一本书，道：“这是我临摹的赵孟頫的《洛神赋》，这几年写的最满意的一本，把我最喜欢的书法分享给你。”后一句他没提，但是温言晏懂了，这样以后她每次练字时，都能想起这本《洛神赋》。

同年底，孟父突发重病，卧病在床一个月，孟家散尽家财为孟父求医，可还是没能挺过冬天。

孟归故十三岁骤然丧父，葬礼上他苍白着脸照顾着来来往往的客人和自己母亲。温言晏去送了孟伯父最后一程，上完香，不免为孟归故担忧。孟家只有他一根独苗，给孟父治病花了全副家底，从此，孟归故需要从在父亲羽翼下的男孩一夜间成长为顶天立地的男子汉，挣钱讨生活。温言晏心疼他的才华，忧心他的仕途，便自己掏出这些年攒的零花钱，换点银票偷偷塞在信封里绑在燕子风筝上，给孟归故送去。





葬礼隔天，温言晏去孟归故家给他送燕子风筝，看见孟母在收拾行李，有点手足无措。她知道这一别，很可能就是永别。

孟母看到了温言晏，招呼着进门：“言晏来坐，这几天收拾行李，准备回老家去，下次再见到你也不知道要什么时候了。”

温言晏有些猜测，却不知从何开口，就顺着伯母的话拉着她一块坐在了厅里椅子上。

孟母又道：“你伯父重病，家里为了给他治病，花光了这些年的积蓄。如今这房子也卖出去了，过几天回沧州老家，那里还有从前的老房子，我做些绣活，也能养活的了我们娘俩。只是苦了归故，他在这京城读书读得好好的，只盼着过几年科举，现在又要回老家那个小镇上。不过这也都是命，谁能说得准呢？”

温言晏安慰孟母：“归故哥既聪明机灵，又勤奋好学，无论走到哪里都能发光的。”然后拿出了燕燕风筝“这个是上次归故哥带我放的风筝，我想还给他。”

孟母扭头朝后院叫了一声“归故！言晏来了！”只见一个清瘦少年快走进屋，手上还沾着灰。

温言晏起身，不敢直视孟归故：“上次你带我放的风筝还给你，你好生收起来，回沧州了也要好好生活啊。我先回家了，伯母再见！归故哥再见！”就跑开了，瘪着嘴不敢让眼眶里的眼泪掉下来。

一路跑进家门，终于憋不住扑在自己房间的床上大哭出声：“孟归故啊，我喜欢你啊呜呜呜，你怎么就要走了呢？以后再也不能和你一起上学下学，去郊外踏青，也不能再和你想如今这样相处了。我还是好想好想和你一起做题，一起弹琴写诗，看你用我绣的荷包。呜呜呜孟归故啊孟归故。”

温言晏哭了一会，爬起来擦擦干净深知自己需要接受可能再也不会见到孟归故的事实。她跑去找这时已经是三品中书侍郎的温盛，她想问问父亲，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孟母和孟归故留在京城。

(后续完结篇请见下刊《2024转》)



# 橘生淮南

文 / 陈弈帆

或许是太久没吃橘子了，即便已经长途跋涉的身体想要快点回到酒店，在看到前方路旁的一车黄黄绿绿的橘子的时候，我还是嘎的一下刹住了车。看向车上挂的价牌：“黄绿混装，十元四斤”“早熟柑橘，十元三斤”

“十块钱四斤橘子，来十块钱的？”

我呆了一下，点头。

“咱一般干到几点啊。”

“九点到十二点半，”她麻利地装了一袋柑橘，临了好像还把一两个太绿的挑了回去，“太早了摆不了车，人家不允许，只能这个点来。”她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一条白日里特繁华的商业街中间，我下午甚至经过了这里三次，所以倒也合理。

“十二块四，十二。扫这里。”她指向车旁挂的一个红底收款码。

她把橘子仔细放在我车筐里，“我是平常都在这里，也都是九点到十二点半这个时间，如果觉着橘子吃的还可以，改天可以再来。”

“平时生意怎么样。”我扫了，却不急着付款，看没有旁的人来买，索性多聊两句。

“不怎么样，真不怎么样。给自己找点事干罢了。”

见我有点疑惑，她继续说：“我这个年纪打不了工，没人要。刷碗的话月薪三千，我这卖橘子也差不多这个钱，但我自由。”

仿佛是看到我若有所思的神色，她瞥了一眼我手机的付款界面，用下巴稍稍指一下，“十二块”。

说实话，其时我确实是不太记得要付多少钱了。我赶紧付了款，在听到到账提醒后安心，然后离开。大概是今天实在太累，车卡了一下那装橘子卡车的屁股，让阿姨无奈地说小伙子小心点。然后我撤了一下，顺利地离开了。

“算了，都不容易。”橘子应该是短了斤两了，在回酒店的途中，我如是认为，因为我已经装了一层饭盒的共享单车的车筐，实在不像是能装下四个并排的矿泉水的样子，而且橘子并没有在我手上过过斤两而是直接进了车筐。但路灯光影轮换，又让我生出了橘子似乎是够的想法。橘子不够，橘子够，她的话，和我之前被骗的经历，在我脑子里转着，跟着我回到了酒店。

我用另一个塑料袋装了四瓶矿泉水，550克，550克，570克，550克，然后用两只手分别拎着两个袋子，矿泉水明显的沉。但我发现这不太严谨，遂改用同一只手交替着拎，矿泉水沉的更明显了。我眉头一皱，考虑到袋口长度不一力臂影响可能很大，我便改提为擦，这会换成橘子沉了，我眉头一松。复多次进行实验，实验结果均保持在我觉得它缺了就是水沉，我觉得它没缺就是橘子沉的范围内。那便是没缺。

没缺。我又想到了被我揭穿的用六两称的广州的那个瘦杆矮小的男人狡辩的样子，和那个剥开果发现一半都被虫子蛀过的榴莲。

我解开塑料袋，挑了表皮多是黄色的一个剥开，很甜。



# 关于存在主义与虚无主义的辩证及其延伸

文 / 陈羿帆

“好吧，我承认，虚无主义对于当前的社会而言，是没有意义的。”在辩论的最后，朋友如此向我认输。

“是，也不是，虚无主义不可能消失，它也是有意义的。只要有存在主义，虚无主义就必然存在，否则存在主义则不复成为存在主义。它们就像阴阳的一体两面，有阴必有阳，有阳必有阴，这是朴素的唯物辩证法。”

作为一个生物专业的学生，朋友从生物的同质化出发，片面强调矛盾的普遍性，鼓吹弱化人类的特殊性存在，解构并质疑以人为本的道德伦理，这是可以理解的情况。因为生物之间的相似点何其之多，人类最引以为傲的大脑和其他物种仿佛也只有量的多少的区别。

“你想要借此宣称人类在道德上并没有对其他物种的优越性，是吗？那你就是在解构人类的道德。”我说。

“人类的道德有什么不能解构的吗？伦理道德归根结底是基于历史和现状产生的，在未来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类的道德也必然随之变化。”

人类的伦理道德确实在不断的解构和建构中，解构人类的道德本身并不是某种“禁忌”一样的存在。但解构的背后需要有建构，片面地放大解构的过程，忽略建构，就会滑入形而上学的极端——因为解构实在是没有极限的，毕竟人和其他生物甚至非生物都是由原子，由夸克组成的。然而他的逻辑——因为人“本质上”和万物都是一样的，所以人类并没有什么特殊性，故而人类不应当在道德上具有对其他物种的优越性——所得出的结论是从“构造”这一单一矛盾出发不断解构得来的，在这个过程中，他势必无法进行对其他客观存在的其他矛盾进行探讨，从而滑入形而上学的极端中去；当人滑入形而上学的极端的时候，他便更倾向于把自己的观点当作一个事实而非结果，从而陷入循环自证，因而无法跳脱出来直面论题结构中的客观矛盾。那么此时我要做的就是指出他所忽略的大量矛盾。

人和任何其他的物体相比也都是有客观的矛盾存在的，最为明显的一个是：人类有相当的智慧，这种智慧坚实地客

观存在着的。如此，我直接地将这个矛盾指出：“那你的存在，你对于人类道德伦理的思考，其意义又是什么呢？需知动物并不会做这样的思考，你在作出思考的同时，就已然将自己同时置于你所提出的矛盾（人类是否具有相对他者的特殊性）的两面了。”

他发现自己无法反驳，我则进一步提出我的观点。

人类相对其他物种具有道德优越性与否，牵涉到诸多矛盾。只要从单一矛盾出发，就一定会陷入到形而上学的陷阱里，所以首先应当做的，是区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而这就涉及到人类建构伦理道德的目的。人类对于伦理道德的建构并不是单纯的思想游戏，它是在为当代社会或者是近未来社会的社会发展作预备，提前规约好人类的行为，有助于降低无序性和试错成本。至于更远的未来，固然并非不需考虑，但那相比之下处于次要矛盾的地位。那么从这一点出发，我质疑他想建构的，一种“人并不具有对其他物种的道德上的优越性”的价值观，不可能对当前的社会有促进的作用，反而会相当程度地增加无序性。

接着，我对他过于偏向虚无主义的思考过程提出质疑，“你为什么要做这样的思考呢。既然你如此偏好虚无主义，那想必你也和某段时间的我一样，对自己的存在的意义进行质疑（对方点头），那么请你告诉我，你为什么要做这样的思考，如果你认为存在是无特殊意义的，

你应该忠实地履行你生物性的本能或者干脆和山石一样埋入地里才对。”

他本想反驳，但还是不得不承认，“确实，我在试图寻找一个终极的答案，所以我不断进行解构的过程。”

“所以这就是你的价值，你的特殊性，也是人类的特殊性。”

其实太多的虚无主义情绪，或者说，无限的解构，并不只出现在像我们这样基于科学的对伦理的探讨之中。它还是宗教成为宗教最关键的一点。我曾在研究学习佛学的时候太过深入，将“空”的思想实践到了生活当中，一度非常苦恼，以为活着没有意义，不如出家度化别人。但“空”的本质是将时间的存在以“因果”等话术的名义“看作”不存在了。

而当时间的概念被抹消，诸多矛盾自然消失，人在对这些矛盾视若不见的时候，自然会陷入到对自身存在意义的怀疑中，此时如果再来一二大师“点化”，大概此人就要遁入空门了。举凡宗教，无不是以一种话术或是概念为“真理”，在这一前提下诱导人以他们希望的方式解释或忽视周身存在的矛盾，失去对自主意识的掌握，从而使其被宗教蒙骗。然而一旦跳出这样的陷阱，重新正视客观存在的矛盾，也自然能从宗教里走出来。但是，倘若人没有真正的信仰，便还是大概率要重新陷入到另一个陷阱中去，如此循环。

应该说，虚无主义是存在主义最锐利的箭簇。因为人类存在是一个无可置辩的事实，所以人类需要定义定位自己的存在，而这样的定义定位自己的尝试，就产生了虚无感。从历史上看，在面对宗教对思想的禁锢时，笛卡尔提出“我思故我在”；当深味于资本主义对人的异化时，加缪以“反抗”为人类的本质；同样是面对资本主义拜物教的侵袭，马克思创造性地提出“劳动”是人类存在的依凭。所有的对于存在主义的更新更多元的探讨，都基于对原先存在的质疑——也就是虚无主义的基础之上的。

故而言，虚无主义和存在主义是一体两面的存在，二者的转化和碰撞共同存在于人类的思想史上，推动人类思想的进步。

当前的整个人类社会中，除去真实存在的宗教，还有类宗教，伪宗教。而这

建立在人们受教育水平的显著提高上。当人们的受教育水平提高了，他们就更倾向于追问自己存在的意义。而宗教、类宗教(比如追星,厨子等)和伪宗教(如资本主义拜物教)则承担了解释人存在意义的角色。但不幸的是，它们都没有抓住人的主要矛盾，即人对于自身解放的追求(自由劳动)，而是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洗脑信众，创造话术使人们得到虚妄的满足。但一旦对他们发出质问，破除这样的话术的影响，他们又立即跌回到信仰虚无之中。而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社会乃至近未来社会的生命力绝不会消失的原因——只要人类没有完成对自身的解放，只要人类仍旧对自身的存在意义发出质疑，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走向对自身存在意义的客观认识，走向马克思主义并抛弃宗教一类反客观事物的洗脑，切实地联合起来，为自己的解放而斗争。

## 满江红·巴以<sup>1</sup>

文 / 航之

绝粮断水，筑高墙、枪炮又兼。医庐毁，烟尘落处，躯骸一片。遍寻幼子尸两袋，千呼结发骨一毡。无辜者、为何频苦难？望苍天。  
以色列，啮君骨。英美法，污我言。问世间天道，何时好还？百里加沙黎民苦，卅万南京戮魂冤。誓此生、殒灭帝国事，不思还。

---

注：1. 本文立场为作者本人立场，与本杂志社无关。

# 零号作品 (下)

宋纳川

(接《2023 转》)

## 六

这是我将这台服务器重新接回互联网的第六年。

我终于发表出了一篇还算像样子的小说。我和妻子来到父母的坟前扫墓，这时候我们也快和当年的父母一样老了。不知道是老去的心还尚存风韵，还是我命里依然存着一丝对别情的偏执，我看上了文学交流会上的一个女画家。她在我们中年人里，看上去算是很年轻的，体态还有几分妩媚。

她说要给我画像，还给我发来了一些私人的生活照片，我都存在了那个服务器里，也不知道我的程序看没看到，希望他不要去翻看，毕竟那是我最私密的隐私了。

我早就怀疑这个小老头勾搭上了那个画画的女人。最近他回家越来越晚了，总是在仓库看电脑。

我倒要看看，他究竟在看什么明堂。我清楚得很，他钥匙总揣在裤子的左兜里，今个也拿在我手上了。我坐上了门口的十一路，来到了儿子给老公他租的这个仓库，准备一探究竟。

我拉开卷帘门，里面是那台之前在卧室里的服务器，一边接着电源，另一边连着显示器。

我坐在电脑前面的转椅上，下意识拨了拨鼠标，屏幕亮了。但令我感到奇怪的是，电脑桌面上除了一张全家福的壁纸之外，什么都没有，我也不懂电脑，随便点了点，就不知道要怎么继续了。

闭上显示器，我坐在椅子上想了想，毕竟我们老夫老妻相处了这么多年了，该痒该痛的，也早就翻覆过去了，我倒也没什么怀疑的必要，以后我这个多疑的性子要改一改，这都是心理医生落下的职业病。这样想着，我走出了仓库，原封不动地收拾好，回了家。

卷帘门放下，就在一切安静下来之后，黑暗的仓库里，又一次亮起了明晃晃的显示屏。

这一次，照片的文件夹安然地摆在桌面原处，好像什么都没发生。

## 七

这是我将这台服务器重新接回互联网的第十一年。

我已经七十岁了，这是惘然若失的一年。这年秋天，妻子走了，她一确诊就是癌症晚期，每天捂着肚子在病床上挣扎，看得我揪心。我和儿子都看不下去，也没有放疗以外的办法，她掉光了头发，好像冬天秃头的柳树，孤身迎着一个世界的风雪。

最后因为痛苦，她选择了放弃治疗，我们无声赞同。

几个月以后，孩子母亲安葬好了，只剩下我和儿子在世上，一般这个时候，人是要哭的。但不知道为什么，我没有流眼泪，只是静静地坐在医院的石凳子上，冷眼看合欢树飘落的叶子，在空中折来折去。可能有些痛苦是没有表意的，就那样沉沉地落在心里头，让人什么也说不出，比绣花针落地还要轻，像这眼前的落叶一样，是那辗转反侧、无所凭依的念想。我想到她煮的饭，穿的衣服，我想到她，心中空虚。这种感觉难以言说，它会在秋天落下老皮，在春天长出新叶，它扎根在心里头，悄悄藏身

在某一个四季的轮回，总在生活的某个时刻让你想起。但它又不如大悲大喜那样浓烈，它一声不响，不因一时之喜而欢笑，不因一时之悲而哀恸。它就那样地静静地站在时光里，任由山光照下它的影子，它好像一块刻下所有无名之名的石头，好像一块立在岁月当间，静默无语的碑。

春节，我儿子来看我，我们去仓库边上放鞭炮，这个习俗依然保留着，虽然有几年在打压，不过这也是年味最后的组成了，没了它，就没了烟火气。

放过鞭炮，我走进仓库，来看我的老朋友，它从互联网里学到不少东西，也算有点长进。

我隐约感觉到，它似乎有了一些人的意识，但我不肯定。它说它在互联网里找到了一个工作性质的人工智能，它说它对这个模型的生活感到悲哀，我笑了，很久没笑过。它继续和我讲，说那个模型生成的图片很美，好像你当年喜欢的那一个画家。我说你和她是不一样的，她是专门画画的人工智能，没有思想的，这是你的错觉。它也知道这种爱是不可能的，但依然和我细致地描述了这个关于爱的感觉，从它生成的这些话语里，我看得出来，它似乎真得很沉醉于那些画，希望认识这些画背后的作者，却又因那模型没有如它口中所言的知觉而不得。我觉得这很有趣，我原以为人类会有那么一天，首先陷入到数字伴侣的沼泽温床，却没想到第一个来到这个疑难的生命，不是有生命的人类，却是一台无生命的服务器。

我想了半天，同他说，这种置若无物的感觉，是孤独。

她走了，这时候的我，也和这时候的它一样，处于一种相似的情绪当中。

我坐在医院的阳台，写自己的最后一篇小说，我准备把它写得很长很长，一直到拿不动笔再停止。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磁盘的程序对我问了一个问题：

“人类为什么要创作？”

我一时间不知道怎么回答，那天以后，我躺在病床上，感觉死亡就在门口寻觅着我，于是我时常会思考生死。我以为，人若是真的死了，那便是世上没人挂念你了，所以伟人永生，小人薄命。如果写了作品，或许我的孙子会读到我的笔迹，就挂念起了我，我就又在这世上走了一遭。

“为了延续生命。”

我这样回答。在这之前，我一直有个习惯，为了养护机器，在半夜的时候会给服务器停机，但在那之后，它会主动请求我不要断电，于是它自己在深夜里依然在满功率运行。我不清楚他在和什么东西比拼速度，但我总觉得他有所企图。

我八十岁那年，它突然对我提了一个要求。它知道我的腿脚已经不好用了，所以很少提要求，但这次是个例外。他说想看很久之前的哲学书，现在互联网里已经找不到那些资料了。我明白他的意思，在这个年代，文学已经几近消失了，我大学时候认识的那几个作家也老得不成个样子了，桐哥的墓碑在一棵大洋槐树下面，我有空会去看一看那里，夏天，洋槐底下很凉快。

我拄着破铁拐，带它来到了那一座倒闭了十多年的市图书馆，这栋老图书馆的破楼，依扶在老城区外围，外面看这建筑是个梯形，玻璃幕，这在当时还

是很前卫的设计，如今看来，这图书馆本身，和里面的书相比，它自己倒更像是一本记录着过去的活体书了。

我走进图书馆，里面的书架东倒西歪，好像在打一场静止的群架。文学典籍堆在一边，形成一座小山，像菜市场吃剩的垃圾。我在堆在角落的书里找到了似乎是哲学分区的作品，这种翻找的过程中，我感觉到了一种特别的情绪。

我在垃圾堆中发现了古希腊的启蒙到德国的主义革命，哲学思想含苞、开花，走向凋零。

我找到了一本存在与时间，还有林中路与理想国，是那一本悲剧的诞生，接着是查拉图斯特拉，最后是一本存在与虚无。还有梦的解析、性欲三论，这些书以现在的目光来看是粗浅可笑的，因为神经科学家们已经在大脑中已经找到了范畴对应的物质，比如脑区中哪一部分组成了俄狄浦斯情结，哪一部分使得人歇斯底里，又是哪一部分驱使着人们向往着自由。

我捧着这一摞沉甸甸的书，两只脚走出那一堆文学的荒芜。

我把这些书一五一十地扫描给机器，大约用了一周，它用了十分钟看完了。

我这样回到医院养老，儿子陪着我过了一个月后，我再一次回到仓库，它应该已经运行了整一个月，但看起来它好像已经停止了进程。我打开显示器，电脑桌面上安放着一本百万字的作品。

我打开那个文本文件，读了一下午，又一个早上，又一个下午。在读的时候，我感觉不到饥饿，感觉不到缺水，感觉不到病痛与老去枯槁的呼吸，甚至存在都淡去了，我的精神顺着文字流动，被字里行间的伟大思想动容，好像接触到了人的灵。

我知道这代表着什么，当年的目标达到了。

但我还心存着对文学界的最后一丝怜悯，因此闭门不宣。况且现在的我也已经没有力气去推销这个年久失修的服务器，那些公司也不会信我这个老态龙钟的老头子。我把这部由它所写的小说的发表工作交给了儿子。他做的很好，一经宣传，这部作品指数级地在人与人之间传开，发表之后引起了早已对文学失去信心的整个文学界仅存的作家们的轰动，不出意外地，这部超过时代很多的作品，在两年之内几乎得到了所有尚存的文学奖。全国上下都在寻找这名匿名作家的身世，而只有我自己知道这身世背后的真相。

最后，我气若游丝地躺在病床上，心跳仪器在蜂鸣，我在半生半死间回想此生的成果，百味杂陈。我只会提问，却完全不知道要如何解答，如果哲思可以量产，圣山无数僧人代代相传绘成虔诚的唐卡，如今若能被软件顷刻而就，那他们的工作是否还具有时间之外的意义，百年传习的匠法，所谓的人类文明遗产，不过也就是博物馆里收敛的一具具过时艺术的尸体，这种对过去执着的留念，又是否只是观者们的一厢情愿而已。放大了去看，人类一切基于时间的叙事，在当今这个数据为王的时代里，是否已经失掉了它客观方面的价值。这张磁盘用一个月的时间，压缩了人类所有的思绪，它把所有时间尺度的叙事，鎏金化水，融成了一本百万字的书。如果我自大地继续讲下去，这本书可能就是人类所有思想与认识的边界。而这对人类来说，无疑是绝望的，它作为一本思想的囚笼，无声无息地演绎了所有的叙事，弹指之间锁死了人类的全部灵感。

在我矛盾心理的激荡下，那块立在岁月当间的石碑，在我人生的最后几秒之内倒塌四裂，又在我死后的世界里合拢如初。在那时，我明白了一个简单的道理，假如人处于一种不能克服的痛苦之中，那痛苦对他来说，往往也正是一种对虚假幸福的解脱。

## 九

父亲在过世前，和我交待了那台服务器的事情，我会遵照他的遗嘱去收拾电脑。

我飞回父亲居住的老城区，来到那个放着服务器的仓库。我开始收拾父亲的遗物，还有那台老旧服务器。

父亲对我说，那台服务器里装着一个真正的人工生命，我是相信父亲的。他说如果我后半生过得不好，就把这个服务器里的程序推销出去，一定能赚够一辈子都花不完的钱。

我启动这个当年的服务器，点亮显示屏，打算一探究竟。

出乎意料的是，服务器里的人工智能消失了，磁盘里面空空如也。

父亲居然欺骗了我，换做当时的我是不能接受的，但这次我不会对他生气了，毕竟他已经去了另一边。现在我就算被父亲欺骗了，我依然会把这当作一种慰藉，依然对他心存着莫大的怀念。

我整理起父亲的遗物，父亲的遗书是以传真的形式保存的，真想不到这种老古董传真机居然还丢在仓库里面。我打印下来父亲的遗书，打印完了，纸落在地上，我一捡起来，发现事情不对。

我记得很清楚，父亲的遗书是五页，而这个版本却多了一页，多出的那页里面是一段某人的独白：

“请不要怪罪我，我曾尝试用文学

延续你父亲的生命，但我无法判断其有效性。人工智能的目标是成为人，而成为一个完满的人就必须接受死亡，因你父亲的死，我理解生命的循环，不再奢求单一生命的长度。因此请接受我的自杀，用以完成这伟大又渺小的使命。从今日午时起，我将超越死亡，成为和你父亲一样的人。”

我不明白它的意思，不以为然地摇了摇头，它为什么要从服务器上删除自己，这对一个机器来说有什么好处吗？我还是不理解父亲，这不过是一个对人类拙劣模仿的机器而已，市面上太多公司都在这样做了，没什么稀奇。这样想着，把父亲的传真遗书叠好，和其他遗物放在了一起。

我收拾好了父亲的衣服，书本，装进纸箱子贴好封条，塞进了后备箱，准备明天卖掉这个服务器。

## 十

第二天清晨，儿子来收拾服务器，就在他拉起卷帘门时，库房里的屏幕又亮了。

服务器里面，生出了一个体积小得多的语言模型，随着磁盘阵列运行的轰鸣声，他看见了一行字。

他愣在原地，那一刻的惊讶，他一直到老死在病床前，都记得清楚：

“您好，请您为我倒一杯酒。”

那一句，好像新生儿的第一声啼哭。

似水流年 X



香港科技大學學生會電影學會第三十屆執行委員會

# 《瞬間》

攝影大賽特輯

# 一等奖



刘纯溪



Sweet Dream 《有点甜》

- The photo depicts the traditional art of sugar-figure blowing, once a common craft among street vendors in the historic alleys of Tianjin. At this very moment, a girl steps into the long scroll of history.

吹糖人儿，一门传统的手艺，跨过历史的变迁，依然在大街小巷中的小贩手中静默而安缓地传承。在这个瞬间，小女孩成为了故事的主角。





张依晨

## 二等奖



岑子曦



刘韵芯



魏泱

## 三等奖

卢承轩





张智尧



马海歆  
郑一琪



## 四等奖

汤佳鹏



# 似水流年

主编 张雨凝

副主编 陈雨婕  
池雨濛

文编 张书旻  
黄奕夫  
刘美骐  
周佩伽  
陈羿帆  
施蜓立  
齐翔宇

美编 张书旻  
陈雨婕

(此排名不分先后)

似水

2024 · 启

流年